



新拍案驚奇

上

## 前 言

中国古代白话短篇小说创作，始于宋元话本，至明清而极兴盛。明清时代的拟话本小说，尽管传播方式有所改变，仍承宋元“说话”的历史传统，始终坚持面向大众的通俗化创作方向，充分尊重读者的娱乐要求，将作品的传奇性与趣味性于首位。另一方面，作家们又改进以往单纯叙述故事而不考社会效果的传统做法，针对“好货”、“好色”的社会风气，融新的时代文化精神，在作品中坚定明确地倡导合乎理性原则价值追求，力图通过可喜可愕的故事，使读者在拍案惊奇之受到潜移默化的道德教育，最终达到挽救世道人心的目的。长以来，拟话本小说作家自觉遵循“寓教于乐”的创作原则，致力于娱乐与教化的互相融合，写出了大批内容新颖、艺术品位高的作品，从而使白话创作进入一个百花争艳的鼎盛时期。

与同时期的长篇小说相比，拟话本小说显示出自身独特的艺术个性。首先，它的题材更为广泛，举凡历史人物的生平遭、文人骚客的风流韵事、市井小民的悲欢离合、流氓无赖的摇撞骗、错综复杂的无头公案、惊心动魄的因果报应，乃至切荒诞离奇不可思议之事，皆可纳入其中。无论何种题材，经作家的艺术处理，或多或少蕴含着现实生活中的世态人情以及与此相关的处世经验，极易激发人们的阅读兴趣。其次，它篇幅较短，加之有宋元话本的艺术经验可资借鉴，作者在进艺术构思时相对易于把握，不至因才力不足而捉襟见肘，可

以避免大多数长篇小说通常存在的结构松散、头绪繁多、情节杂乱等弊端。令人倍感亲切的题材，线索清晰而又错落有致的故事情节，以及由此产生的引人入胜的艺术效果，使之在传播过程中具有明显的优势，深受广大读者的喜爱。诚然，拟话本小说在数量上不能与长篇小说相提并论，也未曾产生象《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红楼梦》那样特别引人注目的优秀之作，但就其总体水平而言，却显得较为平衡，其间的差距远没有长篇小说那么明显，至少皆有较强的可读性。客观地说，在众多的拟话本小说集中，脍炙人口的篇目俯拾即是。历史传统的熏染，时代文化精神的激励，传播优势的保持，为明清拟话本小说创作注入了旺盛的生命活力，使它得以与长篇小说并驾齐驱，在中国古代小说史上占有不容忽视的重要地位。

拟话本小说创作的兴盛，既是时代文化精神的产物，又得力于某种机缘。明代后期，长篇小说创作走向低谷，为了摆脱无法求新的困境，陷入“非荒诞不足信，则褻秽不忍闻”（即空观主人《拍案惊奇序》）的迷乱之中。面对这种极度混乱的现状，冯梦龙与凌蒙初另辟蹊径，尝试拟话本小说创作，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功。他们所编写的《三言》、《二拍》，不仅使读者耳目一新，而且对有志于通俗小说创作又苦于找不到出路的人们产生了不可抗拒的吸引力。冯、凌二人的成功，固然取决于深厚的文学修养与娴熟的艺术技巧，但直接改编宋元话本也是主要原因之一。无可否认，改编同样需要付出艰辛的劳动，不能等闲视之，但相对一无所本的独创来说，修改原作中不合理的段落，根据情节发展线索适当地增加某些细节，在语言上予以润色修饰，无疑要省力得多，其成功的可能性也相应大得多。辩证地看，《三言》中的部分篇目，由于因袭了宋元话本的题材，

虽然情节生动曲折、语言清新流畅，具有较强的娱乐性，却很难使读者产生情感共鸣，如《张道陵七试赵升》（《喻世名言》第十三卷）、《陈可常端阳坐化》（《警世通言》第七卷）等。在这方面，它反而比不上独创成分较多的《二拍》。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既要充分肯定冯梦龙、凌蒙初在拟话本小说创作史上所起的奠基作用，也应看到他们为后来的作家们留下了广阔的发展余地。事实上，后来的拟话本小说创作，借鉴《三言》、《二拍》的艺术经验，在题材选择、思想观念和艺术形式等方面均有不同程度的改进和突破。在题材选择方面，作家们尽量撷取现实生活中所发生的各种事件演畅成书，即使偶尔将眼光投向历史题材，也大多将时间从宋元以前拉到明代以后，同时注意将个人情感和认识寓于其中，从而消除了读者可能产生的心理距离。在思想观念方面，作家们由冯、凌二人的情理并重，逐渐走向对于个体生命价值的高度肯定。冯梦龙在一定程度上肯定并提倡未婚青年男女的自由恋爱，而且并不一概排斥好色，但对于已婚者们的淫乱却主张予以严厉的惩罚。在《蒋淑真刎颈鸳鸯会》一篇中，表明了作者伦理道德高于个体生命的价值取向。比《三言》稍晚或差不多同时问世的《欢喜冤家》，虽反对公然淫乱，告诫人们及早改过自新，但对因奸情而置人命于不顾的残酷做法深恶痛绝。李二、周裁缝因设谋捉奸，而相继死于非命（第一回），张御史因妻子偷情而误杀丫环被劾罢官（第四回），铁念三出于义愤怒斩情妇之首被官府问罪偿命（第八回），一批谋夫夺妻的好色之徒虽能满足对方的性欲，却仍被女性们义无反顾地即刻出首，等等。诸如此类，不一而足。在《八段锦》中，众多的奸夫淫妇只须演戏请酒，即可免于追究，有的甚至可以结为夫妻。所有这些，在明清拟话本小说中虽不

多见，且打上了“好色”时代风气影响的烙印，但毕竟代表一种难能可贵的价值观。在艺术形式方面，部分作家有意加大篇幅，用多回体敷演一个故事，已初具中篇小说的规模。这些作品随着篇幅的增长，故事情节更为复杂曲折，但由于作者按照情节发展的自然间隔稍加停顿，不仅没有显得凌乱，反而使条理更加清晰。总之，无论是思想内容还是艺术形式，《三言》、《二拍》之外的拟话本小说皆呈现出向前发展的趋势，产生了大量可读性较强的作品。

与拟话本小说创作的日趋繁荣相一致，各种选本亦应运而生，较有影响的有《今古奇观》、《觉世雅言》、《今古传奇》等。其中除《今古奇观》较为精当外，其他的选本或所选范围狭窄，或编者选择不当，皆不足称道。即使是《今古奇观》，由于主客观条件的限制，也仅仅着眼于《三言》、《二拍》，未能反映出拟话本小说创作的全貌。为了弥补这一缺陷，加深读者对于明清拟话本小说的了解，我们特编选了此书。

在本书的编选过程中，我们坚持了如下原则：

一、尽量收入不同作家的作品，以期使读者了解明清拟话本小说创作的历史轨迹和基本特征。本书从近二十种拟话本小说集中精选而成，其中除少数作品曾出过单行本，大多首次与读者见面。鉴于《三言》、《二拍》近年来出版过多次，已为广大读者所熟悉，此次概不选入，以避免不必要的重复。

二、尊重原作，尽量不损坏其本来面目，如遇脱讹，设法寻找别的本子予以补正。

三、虽然作者的姓名与成书的准确时间已不可考，但尽量根据现有的学术成果编排作品的顺序。

吴建国 1993年6月

## 新拍案惊奇(上)

# 目 录

### · 欢喜冤家 ·

|     |                |     |
|-----|----------------|-----|
| 第一卷 | 花二娘巧智认情郎 ..... | 1   |
| 第二卷 | 李月仙割爱救亲夫 ..... | 20  |
| 第三卷 | 香菜根乔妆奸命妇 ..... | 46  |
| 第四卷 | 日宜园九月牡丹开 ..... | 62  |
| 第五卷 | 陈之美巧计骗多娇 ..... | 81  |
| 第六卷 | 铁念三激怒诛淫妇 ..... | 92  |
| 第七卷 | 乖二官偏落美人局 ..... | 106 |
| 第八卷 | 两房妻暗中双错认 ..... | 127 |
| 第九卷 | 木知日真托妻寄子 ..... | 137 |

### · 醉醒石 ·

|     |          |                |     |
|-----|----------|----------------|-----|
| 第一卷 | 假淑女忆夫失节  | 兽同袍冒姓诒妻 .....  | 150 |
| 第二卷 | 秉松筠烈女流芳  | 图丽质痴儿受祸 .....  | 162 |
| 第三卷 | 王锦衣衅起园亭  | 谢夫人智屈权贵 .....  | 172 |
| 第四卷 | 假虎威古玩流殃  | 奋鹰击书生仗义 .....  | 184 |
| 第五卷 | 逞小忿毒谋双命  | 思淫占祸起一时 .....  | 197 |
| 第六卷 | 狂和尚妄思大宝  | 愚术士空设逆谋 .....  | 208 |
| 第七卷 | 穆琼姐错认有情郎 | 董文甫枉做负恩鬼 ..... | 220 |
| 第八卷 | 等不得重新羞墓  | 穷不了连掇巍科 .....  | 233 |

## • 八段锦 •

|     |          |          |     |
|-----|----------|----------|-----|
| 第一卷 | 大好汉惊心惧内  | 小娇娘纵情丧身  | 246 |
| 第二卷 | 何瞎子听淫捉汉  | 火里焰远奔完情  | 256 |
| 第三卷 | 浪婆娘送老强出头 | 知勇退复旧得团圆 | 263 |
| 第四卷 | 多情子渐得美境  | 咬人虎散却佳人  | 271 |

## • 生绡剪 •

|     |          |          |     |
|-----|----------|----------|-----|
| 第一卷 | 丽鸟儿是个头敌  | 弹弓儿做了媒人  | 278 |
| 第二卷 | 沙尔澄凭空孤愤  | 霜三八仗义疏身  | 292 |
| 第三卷 | 挑脚汉强夺窈窕娘 | 巧丹青跳出阎罗网 | 309 |
| 第四卷 | 势利先生三落巧  | 朴诚箱保倍酬恩  | 331 |
| 第五卷 | 竹节心嫩时便突  | 杨花性老人才干  | 348 |
| 第六卷 | 疾丑生贪姿害友  | 韩珠娘深智殉仇  | 367 |
| 第七卷 | 严子常再造奇恩  | 成寿叔重施巧报  | 378 |

## • 鸳鸯针 •

|     |            |            |     |
|-----|------------|------------|-----|
| 第一卷 | 打关节生死结冤家   | 做人情始终全佛法   | 391 |
| 第一回 | 黄金榜被劫骂主司   | 白日鬼飞灾生婢子   | 394 |
| 第二回 | 新贵惹秋风一场没趣  | 寒儒辞乡馆百事难成  | 403 |
| 第三回 | 艳婢说春情文章有用  | 船家生毒计甥舅无知  | 414 |
| 第四回 | 成进士债主冤家齐证罪 | 说仇人泥犁刀剑总生花 | 425 |

## • 鼓掌绝尘 •

|     |          |          |     |
|-----|----------|----------|-----|
| 第一卷 | 嫖赌张大话下场头 | 仁慈杨员外大舍手 | 436 |
| 第二卷 | 腐头巾拦路说人情 | 醉典史私衙通贿赂 | 443 |
| 第三卷 | 乔小官大闹教坊司 | 俏姐儿夜走卑田院 | 451 |
| 第四卷 | 邻老姬搬是挑非  | 瞎婆子捻酸剪发  | 458 |
| 第五卷 | 假秀才马上剥方巾 | 老童生当堂请题目 | 466 |
| 第六卷 | 遭阉割监生命钝  | 贬凤阳奸宦权倾  | 473 |
| 第七卷 | 求荐书蒙师争馆  | 避仇人县户辞官  | 480 |
| 第八卷 | 乘月夜水魂托梦  | 报深恩驿使遭诛  | 489 |
| 第九卷 | 猛游僧力擒二贼  | 贤府主看演千金  | 497 |
| 第十卷 | 水陆道场超枉鬼  | 如轮长老悟终身  | 506 |

## • 珍珠舶卷一 •

|     |            |     |
|-----|------------|-----|
| 第一回 | 真结义赵大郎托妻寄母 | 515 |
| 第二回 | 假肝胆蒋佛哥禅室偷香 | 523 |
| 第三回 | 堕烟花杨巧姑现偿夫债 | 531 |

## • 珍珠舶卷二 •

|     |         |     |
|-----|---------|-----|
| 第一回 | 穷秀才十年落魄 | 540 |
| 第二回 | 老闺女一念怜才 | 546 |
| 第三回 | 贵门生千金报德 | 552 |

## • 珍珠舶卷三 •

|     |           |     |
|-----|-----------|-----|
| 第一回 | 僧室藏尼偶谐云雨梦 | 559 |
| 第二回 | 佳人施饭大开方便门 | 565 |
| 第三回 | 昭庆埋踪惊遇烧香客 | 572 |

## · 五色石 ·

|     |          |          |       |     |
|-----|----------|----------|-------|-----|
| 第一卷 | 仇夫人能回狮子吼 | 成公子重庆凤毛新 | ..... | 578 |
| 第二卷 | 去和尚偷开月下门 | 来御史自鞫井中案 | ..... | 596 |
| 第三卷 | 投崖女捐生却得生 | 脱桎囚赠死是起死 | ..... | 614 |
| 第四卷 | 吉家姑捣鬼感亲兄 | 庆藩子失王得生父 | ..... | 634 |
| 第五卷 | 撰哀文神医善用药 | 设大誓败子猛回头 | ..... | 656 |
| 第六卷 | 女和郎各扮一青衣 | 奴与婢并受两丹诏 | ..... | 676 |

## · 八洞天 ·

|     |          |          |       |     |
|-----|----------|----------|-------|-----|
| 第一卷 | 假掘藏变成真掘藏 | 攘银人代作偿银人 | ..... | 701 |
| 第二卷 | 匿新丧逆子生逆儿 | 惩失配贤舅择贤婿 | ..... | 727 |
| 第三卷 | 两决疑假儿再反真 | 三灭相真金亦是假 | ..... | 748 |

## · 无声戏 ·

|     |           |           |       |     |
|-----|-----------|-----------|-------|-----|
| 第一卷 | 婴众怒舍命殉龙阳  | 抚孤茆全身报知己  | ..... | 773 |
| 第二卷 | 落祸坑智完节操   | 借仇口巧播声名   | ..... | 790 |
| 第三卷 | 待诏喜风流趲钱赎妓 | 运弁持公道舍米追赃 | ..... | 800 |
| 第四卷 | 受人欺无心落局   | 遭鬼骗有故倾家   | ..... | 812 |

# 欢喜冤家

## 第一卷 花二娘巧智认情郎

世事从来不自由，千般恩爱一时仇。

情人谁肯因情死，先结冤家后聚头。

这四句诗，只为世人脱不得酒色财气这四件事，所以做出不好事来。且说个只好酒不好色的人。他生长在松江府华亭县八团内川沙地方。他父亲名叫花遇春，年将半百，单生得此子，夫妻二人十分欢喜。长成六岁，上学攻书，取名花林。生得甚不聪明，苦了先生，费尽许多力气。读了三年，书史一句不曾记得。不想到了十岁外，同了几个学生，朝夕顽耍。父亲虽严，那里曾怕；先生虽教，那里肯听。他父母见他不像成器的了，想到这般顽子，不能成器，倒不如歇了学，待他长成时，与他些本钱，做些生意也罢。因此送了先生些束修，竟不读书了。后来一发拘束不定了，他母亲与丈夫商议道：“孩儿不肖，年已长成，终日闲游，不能转头。不若娶一房媳妇与他，或者拘留得住。那时劝他务些生业，也未可知。”遇春道：“我心正欲如此，事不宜迟。”即时就去寻了媒婆。那媒婆肚里都有单账的，却说：“几家女子，曰某家某家，可好么？”遇春听了道：“这几家倒也都使得，但不知谁是姻缘，须当对神卜问，吉者便成。”别了媒婆，竟投卜肆。占得徐家女子倒是姻缘，余非吉兆，也罢，用了徐家。又见媒人，央他去说。原来此女幼年父母俱亡，并无

亲族，倒在姑娘家里养成，姑夫又死了。人嫌他无娘教训的女儿，故此十八岁尚未有人来定，恰好媒人去说。这徐氏姑娘又与他相隔不远，向来晓得花家事情，有田地房屋的人家，但不知儿子近日如何。自古“媒人口，无量斗”，未免赞助些好话起来。那徐氏信了，即时出了八字。因此花家选日成亲，少不得备成六礼，迎娶过门，请集诸亲，拜堂合卺。揭起方巾花扇，诸人俱看新娘生得如何。但见：

秋水盈盈两眼，春山淡淡双蛾。

金莲小巧袜凌波，嫩脸风弹得破。

唇似樱桃红绽，乌丝巧挽云螺。

皆疑月殿坠嫦娥，只少天香玉兔。

诸人一见，果然生得美貌，无不十分称好。一夜花烛酒筵，天明方散。未免三朝满月，整治酒席。这也不题。

好笑这花林，娶了这般一个花枝般的浑家，尚兀自疏云懒雨，竟不向温柔乡里着脚。过了几时，仍向街坊上结交了一个不学好的单身光棍，姓李名二白，年纪有三十岁了，专一好赌钱烂饮，诱人儿子，哄他钱钞使用。这花林又着他哄骗了，回家将妻子的衣饰暗地偷去花费。不想他妻子一日寻起衣饰，没了许多，明知丈夫偷去花费了，禀明了公婆，还存得几件衣物，送与婆婆藏了。公婆二人闻知，好生气恼，恨成一病，两口恹恹，俱上床了。好个媳妇，早晚殷勤服侍，并无怨心，央邻请医，服药调治，那里医得好？这花林犹如陌路一般，又去要妻子的衣饰，见没得与他，几次发起酒疯，把妻儿惊得半死。

且说李二白见花林的物件没了，甚是冷淡。他便又去寻一个书生，姓任名龙，年纪未上二十。他父亲在日，是个三考出身，后来做了一任典史，趁得千金。不期父母亡过，止存老母、

童仆在家，妻子虽定，尚未成亲，故此自己往城外攻书。曾与李二白在亲戚家中会酒，有一面之交。一日，途中不期相遇，叙了寒温。恰好又遇着花林，各叙名姓。李二白一把扯了两个，竟至酒楼上做一个薄薄东道，请着任龙。席上猜三道五，甜言蜜语，十分着意。这任龙是个小官心性，一时间又上了他的钩子，次日就拉了花李二人酒肆答席。三人契同道合，竟不去念着之乎者也了，终日思饮素食。这花林又是个好酒之徒，故终日亲近了这酒肉弟兄，竟不想着柴米夫妻。他父母一日重一日，那里医治得好，遇春一命呜呼。花林又不在家，央了邻家，四处寻觅，方得回来，未见哭了几声。三朝头七，这倒亏了任李二人相帮，入棺出殡，治丧料理。不料母亲病重，相继而亡。自然又忙了一番，方才清静。余剩得些衣衫首饰，妻子又难收管，尽将去买酒吃食，使费起来。这番没了父母，竟在家中和哄了。那李二白生出主意道：“我们虽异姓骨肉，必要患难相扶，须结拜为弟兄，庶可齐心协力。我年纪痴长，叨做长兄，花弟居二，任弟居三。你二位意下如何？”二人同声道：“正该如此。”三个吃了些香灰酒，从此穿房入户。李二唤徐氏叫二娘，任三叫二娘做二嫂，与同胞兄弟一般亲热。这李二见花二娘生得美貌，十分爱慕，每席间将眼角传情，花二娘并不理帐他。丈夫虽然不在行，也看不得这村人上眼。任三官青年俊雅，举止风流，二娘十分有意，常将笑脸迎他。任三官虽然晓得，极慕二娘标致，只因花二气性太刚，倘有些风声，反为不妙，所以欲而不敢。

一日，花二在家，买了一些酒肴，着妻子厨下安排，自己同李、任在外厢吃酒。谈话中间，酒觉寒了，任三道：“酒冷了，我去暖了拿来。”即便收了冷酒，竟至厨下取酒来暖。不想花二娘私房吃了几杯酒，那脸儿如雪映红梅，坐在灶下炊火煮鱼。三

官要取火暖酒，见二娘坐在灶下，便叫：“二嫂，你可放开些，待我来取一火儿。”花二娘心儿里有些带邪的了，听着这话，佯疑起来，带着笑骂道：“小油花，什么说话，来讨我便宜么？”任三官暗想道：“这话无心说的，倒想邪了。”便把二娘看一看，见他微微笑眼，脸带微红，一时间欲火起了，大着胆，带着笑，将身捱到凳上同坐。二娘把身子一让，被三官并坐了。任三便将双手去捧过脸来，二娘微微而笑，便回身搂抱，吐过舌尖，亲了一下。任三道：“自从一见，想你到今，不料你这般有趣的。怎生与你得一会，便死甘心。”二娘道：“何难？你既有心，可出去将二哥灌得大醉，你同李二同去。我打发开二哥睡了，你傍晚再来，遂你之心，可好么？”三官道：“多感美情。只要开门等我，万万不可失信。”二娘微笑点首。连忙把冷酒换了一壶热的，并煮鱼拿到外厢，一齐又吃。三官有心，将大碗酒把花二灌得东倒西歪。天色将晚，李二道：“三官去罢。”三官故意相帮，收拾碗盏进内，与二娘又叮嘱一番，方出来与李二同去。二娘扶了花二上楼，与他脱衣睡倒。二娘重下楼，收拾已毕，出去掩上大门。恰好任三又到，二娘遂拴上门道：“可轻走些。”扯了任三的手，走到内轩，道：“你坐在此，待我上楼看他一看便来。”任三道：“何必又去？”一手搂住二娘，推在凳上，两下云雨起来。任三官比花二大不相同，一来标致，二来知趣，二娘十分得趣。怎见得：

色胆如天，不顾隔墙有耳；欲心似火，那管隙户人窥。初似渴龙喷井，后如饿虎擒羊。啧啧有声，铁汉听时心也乱；吁吁微气，泥神看处也魂消。紧紧相偎难罢手，轻轻耳畔俏声高。

花二娘从做亲已来，不知道这般有趣。任三见他知趣，放

出气力。两个时辰，方才罢手，未免收拾整衣。二娘道：“我不想此事这般有趣，今朝方尝得这般滋味，但愿常常聚首方好。只是可奈李二这厮，每每把眼调情，我不理他。不可将今番事泄漏些风声与他，那时花二得知了，你我俱活不成的。”三官道：“蒙亲嫂不弃，感恩无地，我怎肯卖俏行奸，天地亦难容我。”二娘道：“但不知几时又得聚会？”任三道：“自古郎如有心，那怕山高水深。”二娘道：“今夜与你同眠方可，料亦不能。夜已将深，不如且别，再图后会罢。”任三道：“既如此，再与你好一会儿去。”正待再整鸾佩，不想花二睡醒，叫二娘拿茶，二人吃了一惊。忙回道：“我拿来了。”悄悄送着三官出去，拴好大门，送茶与花二吃了。花二道：“你怎么还不来睡？”二娘回道：“收拾方完，如今睡也。”

闲话休题。次早花二又去寻着李二，同觅任三官。恰好任三官在家，便随口儿说：“昨晚有一表亲，京中初回，今日老母着我去望他。想转得来时，天色必晚了。闻知今日海边，有一班妓女上台扮戏，可惜不得工夫去看。”花二道：“李二哥，三官望亲，我与你去看戏如何？”李二道：“倘然没戏，空走这多路途何苦！”花二道：“我有一旧亲，住在海边，若无戏看，酒是有得吃的，去去何妨。”李二听见说个酒字，道：“既如此，早早别了罢。”三人一哄而散。

不说花李二人被任三哄去，且说三官又到家中，取了些银子，着一小厮唤名文助随了，卖办些酒食，拿到花家门首。着小厮认了花家门径，着他先去，不可说与奶奶知道。自己叩门而入，见了二娘，笑道：“他二人方才被我哄到海边去了，一来一往有三十余里路程，到得家中，天已暗了。我今备得些酒果在此，且与你盘桓一日。”二娘道：“如此极好。”把门掩上，三

官炊火，二娘当厨，不时间都已完备。二娘道：“我想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倘你哥哥一时回家来，也未可知。若被遇见，如何是好？向日公婆后边建有卧室一间，终日关闭到今，且是僻静清洁。我想起来，到那里饮酒欢会，料他即回，也不知道。你道好么？”任三听说，欢喜之极，即时往后边。开门一看，里边床帐桌椅，件件端正，打扫得且是洁静，壁上有诗一首道：

轩居容膝足盘桓，斗室其如地位宽。

壶里有天通碧汉，世间无地隔尘寰。

谁人得似陶元亮，我辈终惭管幼安。

心境坦然无窒碍，座中只好着蒲团。

看罢，即将酒肴果品摆下。两人并肩而坐，你一杯，我一盏，欢容笑口，媚眼调情。自古道：“花为茶博士，酒是色媒人。”调得火滚，搂做一堆，就在床上取乐起来。这一番与昨晚不同，怎见得不同？只见：

雨拨云撩，重整蓝桥之会；星期月约，幸逢巫楚之缘。

一个年少书生，久遭无妇之鰥，初遇佳人，好似投胶在漆；

一个青春荡妇，向守有夫之寡，喜逢情种，浑如拌蜜于糖。

也不管掀翻翠巾，也不管挣断罗裳。

正是：

雨将云兵起战场，花营锦阵布旗枪。

手忙脚乱高低敌，舌剑唇刀吞吐忙。

两人欢乐之极，满心足意而罢。整着残肴，欢饮一番。二娘道：“乐不可极。如今天已未牌了，你且回去，后会不难了。”三官道：“有理。只要你我同心，管取天长地久。”言罢作别，竟自出门去了。

不移时，花二已回。二娘暗暗道：“早是有些主意，若迟一

步，定然撞见了。”自此任三官便不与花李二人日日相哄了，张着空儿便与二娘偷乐。若花二不时归家，他便躲入后房避了，故此两不撞见。只是李二又少了一个大老官，甚是没兴，常常撞到花家里来寻花二。

一日，花二不在家，门不掩上的，他便撞入内轩，问道：“二哥可在家么？”二娘在内道：“不在。”李二听了这娇滴滴的声音，淫心萌动。常有此心，奈花二碍眼，今听得不在家，便走进里面道：“二娘见礼了。”二娘答礼道：“伯伯外边请坐。”李二笑道：“二娘，向时兄弟在家，我倒常在里边坐着。幸得今日兄弟不在，怎生到打发外边去坐？二娘，你这般一个标致人儿，怎生说出这般不知趣的话来？”二娘正着色道：“伯伯差了。我男人不在，理当外坐，怎生倒胡说起来？”李二动了心火，大胆跑过去要搂。早被二娘一闪，倒往外边跑了出来，一张脸红涨了大怒。恰好花二撞回，看见二娘面有怒色，忙问道：“你为何着恼？”二娘尚未回答，李二听见说话，闯将出来。花二一见，满肚皮疑心起来。二娘走了进去，花二问道：“李二哥，为着甚事，二娘着恼？”李二道：“我因乏兴，寻你走走。来问二娘，二娘说你不在。我疑二娘哄我，故意假说，因此到里面望一望，不想二娘嗔我，故此着恼。”花二是个耳软的直人，竟不疑着甚的，也不去问妻子，便对李二道：“二哥，妇人家心性，不要责他，和你街上走一走去罢。”两人又去了，直到二更时分方回。二娘见他酒醉的了，欲待要说起，恐他性子发作，连累自身，不是耍的，只得耐着不言。

到次早，见花二不问起来，不敢开口。李二从此不十分敢来寻花二了，花二也常常不在家。倒便宜了任三官，日间不须说起，至于花二更深不回，常伴二娘；便是花二回来，亦都醉

的，二娘伏侍去睡，也再不想寻起二娘作些勾当，故此二娘倒得与三官十分畅快。三官或在花家房里过夜，或接连三日五日不出门，与花二、李二竟自断绝了往来。李二心中好闷，想道：“花家妇人，不像个贞静的，少不得终有奸谋破绽。待我慢慢看着，若还有些破绽，定不饶他。”因此常常在花家前后探听。

恰好一日，远远望见任三走近花家而来，他连忙闪在对门裁缝店内看着。只见任三竟自推门进去了，有一个时辰，尚不见出来。李二连忙走到花家门首一望，不见些儿动静，把门扯了一扯，又是拴的。他便想道：“多分花二哥在家里，敢是留他吃酒，故此不出来了。”便把门敲上两下，只见二娘出来问道：“是那一个敲门？”李二道：“是我，来寻二哥讲话。”二娘答道：“不在家。”李二想道：“多分是妇人怪我，故意回的，不免说破他。”便道：“既二官不在家，三官怎么在里面这半日还不出来？”二娘道：“你见鬼了。任三官多时不到家来了，谁见来的？”李二道：“我亲眼见他来的，你还说不在？”二娘怒道：“这等你进来寻！”便出来把门开了。李二想道：“古怪，难道我真见了鬼不成？岂有此理！”便大步走进里面，四周一看，并无踪影。他再也不想有后房的，便飞跑上楼去看，那有三官影儿？倒没趣了，飞走下楼阁，往外就跑。被二娘千忘八，万奴才，骂得一个不住。

不期花二归家，见二娘骂人，问道：“你在此骂谁？”二娘道：“你相交的好友李二，这狗才十分无礼。前番你不在家，他竟入内室调戏着我，我走了出来，恰好你回来，你亲眼见的。他今日又来调戏我，我骂将起来，方才走去。这般恶兽，还要相交他怎的！”花二登时大怒起来，骂道：“这个人面兽心强盗，我前番却被他瞒了，你怎么不说？今日又这般可恶。杀这强盗，方